

汪曾祺全集

启功题签



④

散文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汪曾祺全集

四

散文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汪曾祺全集 四 散文卷/汪曾祺著. 邓九平编.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
(中国现当代作家书系)
ISBN 7-303-04582-1

I. 汪… I. 汪…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汪曾祺-文集 ③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5616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谢维和

北京东晓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5.25 字数:317千字

1998年8月北京第1版 199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定价:25.00元

贝曾

北师大图书馆

邓九平

2002.5.

中国现当代作家书系

· 汪曾祺卷 ·

顾 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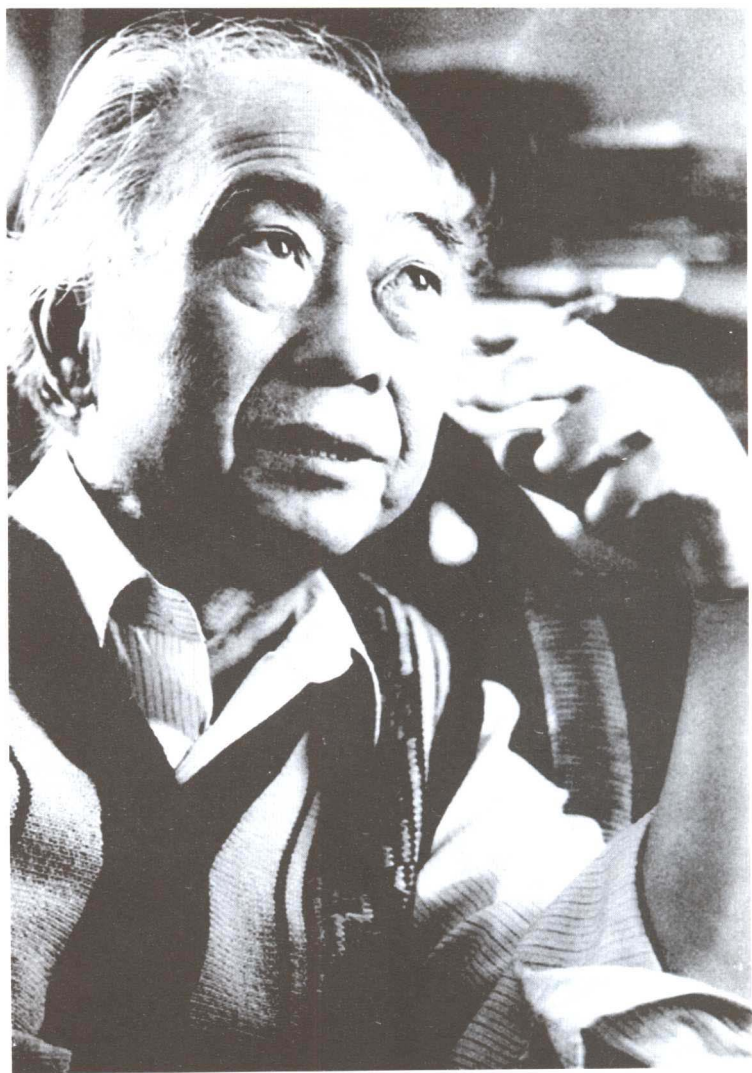
季羨林 卞之琳 冯亦代 严文井
贾植芳 陈 原 黄 裳 郭预衡

编 委

钟敬文 牛 汉 林斤澜 范 用
姜德明 乐黛云 邵燕祥 忆明珠
陆文夫 高晓声 高 莽 潘旭澜
刘梦溪 谢 冕 钱理群 王得后
王富仁 母国政 舒 乙 舒 婷
张抗抗 斯 妤 铁 凝 邓九平

主 编

钟敬文 邓九平



1989年



在家乡高邮
1991年

参观高邮王
氏父子纪念
馆 1991年



1992年



谈天



书画自娱
1993年

目 录

1986

用韵文想·····	(1)
一篇好文章·····	(5)
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	(7)
故乡的食物·····	(17)
谈读杂书·····	(32)
读廉价书·····	(34)
小小说是什么·····	(42)
灵通麻雀·····	(46)
《晚翠文谈》自序·····	(48)
有意思的错字·····	(52)
吃食和文学·····	(54)
博 雅·····	(63)
他乡寄意·····	(65)
沈括的幽默·····	(70)
责任应该由我们担起·····	(72)
苏三监狱·····	(74)
云南茶花·····	(76)
小说的散文化·····	(78)

1987

张大千和毕加索·····	(83)
八 仙·····	(86)
栈·····	(89)
《汪曾祺自选集》自序·····	(92)
林斤澜的矮凳桥·····	(97)
再谈苏三·····	(107)
宋朝人的吃喝·····	(109)
贺路翎重写小说·····	(112)
昆明菜·····	(114)
童歌小议·····	(124)
《高邮风物》序·····	(129)
马铃薯·····	(132)
腊梅花·····	(136)
紫 薇·····	(139)
金岳霖先生·····	(143)
苏三、宋士杰和穆桂英·····	(148)
滇游新记·····	(150)
猴王的罗曼史·····	(161)
杜甫草堂·三苏祠·升庵祠·····	(163)
泰山拾零·····	(166)
建文帝的下落·····	(173)
杨慎在保山·····	(176)
吴三桂·····	(180)
观音寺·····	(182)
鳊 鱼·····	(187)
银 铛·····	(190)
家常酒菜·····	(192)

1988

戏台天地	(197)
钓鱼台	(201)
《茱萸集》题记	(204)
自 序	(206)
夏天的昆虫	(207)
林肯的鼻子	(210)
从桂林山水说到电视连续剧	
《红楼梦》	(214)
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	(217)
文学语言杂谈	(224)
《市井小说选》序	(235)
《聊斋新义》后记	(238)
索溪峪	(240)
《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读后	(243)
一个爱国的作家	(248)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251)
悬空的人	(262)
字的灾难	(266)
踢毽子	(269)
《蒲桥集》自序	(272)
漫话作家的责任感	(275)
多此一举	(279)
自报家门	(281)
退役老兵不“退役”	(293)
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	(295)
《西方人看中国戏剧》读后	(305)
沈从文转业之谜	(309)

1989

- 美国短筒 (316)
- 酒瓶诗画 (324)
- 关于“样板戏” (325)
- 臂射珠光 (329)
- 早茶笔记(三则) (331)
- 野鸭子是候鸟吗? (335)
- 淡淡秋光 (338)
- 小说陈言 (343)
- 吴大和尚和七拳半 (348)
- 冬 天 (352)
- 西南联大中文系 (355)
- 我的“解放” (360)
- 吴雨僧先生二三事 (370)
- 韭菜花 (373)
- 四方食事 (376)
- 中国戏曲和小小说的血缘关系 (384)
- 晚岁渐于诗律细 (389)
- 王磐的《野菜谱》 (391)
- “无事此静坐” (395)
- 和 尚 (398)
- 寻常茶话 (403)
- 《沈从文传》序 (409)
- 皖南一到 (411)
- 词曲的方言与官话 (419)
- 艺术和人品 (423)
- 马·谭·张·裘·赵 (427)

1990

洁 源	(440)
初访福建	(444)
读一本新笔记体小说	(453)
七十书怀	(456)
知识分子的知识化	(462)
《知味集》征稿小启(代序)	(464)
作家谈吃第一集	(465)
沙岭子	(469)
愿他多多实验各种招数	(476)

用韵文想

一位有经验的戏曲作家曾对一个初学写戏曲的青年作者说：你就把它先写成一个话剧，再改成戏曲。我觉得这不是办法。戏曲和话剧有共同的东西，比如都要有人物，有情节，有戏剧性。但是戏曲和话剧不是一种东西。戏曲和话剧体制不同。首先利用的语言不一样。话剧的语言（对话）基本上是散文；戏曲的语言（唱词和念白）是韵文。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的现实。思维的语言和写作的语言应该是一致的。要想学好一门外语，要做到能用外语思维。如果用汉语思维，而用外语表达，自己在脑子里翻译一道，这样的外语总带有汉语的痕迹，是不地道的。写戏曲也是这样。如果用散文思维，却用韵文写作，把散文的思想翻成韵文，这样的韵文就不是思想直接的现实，成了思想的间接的现实了。这样的韵文总是隔了一层，而且写起来会很别扭。这样的韵文不易准确、生动，更谈不上能有自己的风格。我觉得一个戏曲作者应该养成这样的习惯：用韵文来想。想的语言就是写的语言。想好了，写下来就得了。这样才能获得创作心理上的自由，也才会得到创作的快乐。

唱词是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好唱词是写戏曲的基本功。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戏曲剧本的文学性强不强，常常指的是唱词写得好不好。唱词有格律，要押韵，这我们的生活语言不一样。有的民间歌手运用格律、

押韵的本领是令人惊叹的。我在张家口遇到过一个农民，他平常说的话都是押韵的。在兰州听一位诗人说过，他有一次和婆媳二人同船去参加一个花儿会，这婆媳二人一路上都是用诗交谈的！这媳妇到一个娘娘庙去求子，她跪下来祷告，那祷告词是这样的：

今年来了我是跟您要着哩，
明年来我是手里抱着哩，
咯咯嘎嘎地笑着哩！

民间歌手在对歌的时候，都是不加思索，出口成章。写戏曲的同志应该向民间歌手学习。驾驭格律、韵脚，是要经过训练的。向民歌学习是很重要的。我甚至觉得一个戏曲作者不学习民歌，是写不出好唱词的。当然，要向戏曲名著学习。戏曲唱词写得最准确、流畅、自然的，我以为是《董西厢》和《琵琶记》的《吃糠》和《描容》。我觉得多读一点元人小令有好处。元人小令很多写得很玲珑，很轻快，很俏。另外，还得多写，熟能生巧。戏曲，尤其是板腔体的格律看起来是很简单，不过是上下句，三三四，二二三。但是越是简单的格律越不好歪咕，因为它把作者的思想捆得很死。我们要能“死里求生”，在死板的格律里写出生动的感情。戏曲作者在构思一段唱词的时候，最初总难免有一个散文化的阶段，即想一想这段唱词大概的意思。但是大概的意思有了，具体地想这段唱词，就要摆脱散文，进入诗的境界。想这段唱词，就要有律，有韵。唱词的格律、韵辙是和唱词的内容同时生出来的，不是后加的。写唱词有个选韵的问题。王昆仑同志有一

次说他自己是先想好哪一句话非有不可，这句话是什么韵，然后即决定全段用什么韵。这是很实在的经验之谈。写唱词最好全段都想透了，再落笔。不要想一句写一句。想一句，写一句，写了几句，觉得写不下去了，中途改辙，那是很痛苦的。我们要熟练地掌握格律和韵脚，使它成为思想的翅膀，而不是镣铐。带着格律、韵脚想唱词，不但可以水到渠成，而且往往可以情文相生。我写《沙家浜》的“人一走，茶就凉”，就是在韵律的推动下，自然地流出来的。我在想的时候，它就是“人一走，茶就凉”，不是想好一个散文的意思，再寻找一个喻象来表达。想的是散文，翻成唱词，往往会削足适履，舌本强硬。我们应该锻炼自己的语感、韵律感、音乐感。

戏曲还有引子、定场诗、对子。我以为这是中国戏曲语言的特点，而且关系到戏曲的结构方法。不但历史题材的戏曲里应该保留，就是现代题材的戏曲里也可运用。原新疆京剧团的《红岩》里就让成岗打了一个虎头引子，效果很好。小时候听杨小楼《战宛城》唱片，张绣上来念了一副对子：“久居人下岂是计，暂到宛城待来时”，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悲怆之情。“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①，“看看不觉红日落，一轮明月照芦花”^②，这怎么能去掉呢？我以为戏曲作者应该在引子、对子、诗上下一点功夫。不可不讲究。我写《擂鼓战金山》，让韩世忠念了一副对子：“楼船静泊黄天荡，战鼓遥传采石矶”，自以为对得很巧，只是台上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大概是

① 《宝剑记·夜奔》。

② 《打渔杀家》。

因为太文了。看来引子、对子、诗，还是俗一点为好。

戏曲的念白，也是一种韵文。韵白不用说。就是京白的韵律感也是很强的，不同于生活里的口语，也不同于话剧的对话。戏曲念白，明朝人把它分为“散白”和“整白”。“整白”即大段念白。现在善写唱词的不少，但念白写得好的不多。“整白”有很强的节奏，起落开阖，与中国的古文很有关系。“整白”又往往讲求对偶，这和骈文也很有关系。我觉得一个戏曲工作者应该读一点骈文。汉赋多平板，《小园赋》、《枯树赋》却较活泼。刘禹锡的《陋室铭》不可不读。我觉得清代的汪中的骈文是很有特点的。他写得那样自然流畅，简直不让人感到是骈文。我愿意向青年戏曲作者推荐此人的骈文。好在他的骈文也不多，就那么几篇。当然，要熟读《四进士》宋士杰和《审头·刺汤》里的陆炳的大段念白。

载一九八六年第三期《剧本》